

做饭

·伍成勇·

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鸡鸣声，悬挂在屋外松枝上的夜色缓缓沉落，黎明在铺满松针的地上氤氲开来。几声门门抽动，母亲打开木门，黎明裹挟着夜色挤进了屋内，父母就催促着哥姐快起床，催促着快上坡劳动。我吃力地将眼睛睁开一道缝，翻了翻身又睡过去了。

依稀听得哥姐的起床声，口中的嘟哝声，大抵是埋怨没睡醒，但招架不住父母的催促与责骂，趿拉着鞋子，拾掇着农具，也只得远远地跟了上去。

唯独我还能睡上一阵子。

父母哥姐离家的声音渐渐远去，周围是一片出奇的静。薄凉的晨风拂动树叶，哗哗哗，撩动茅草房沿的稻草，窸窣窣。我的眼睛闭了又睁，睁了又闭。父母头晚就有叮嘱，早上把饭弄好，自己吃了就去上学，别等。米在坛子里，舀三木瓢，多掺红苕，削好的红苕就放在案板上，屋后头梨树下有一颗正青正肥的大南瓜，这些话就像挂在墙上的钟摆声，拨弄着我的神经。

当头夜可能装有剩菜的碗被鸡在桌上踉跄得旋转，进而跌落下来倒覆于地或未摔碎，我定会立马惊悚地在床上坐起来，一下把身子从热乎乎跳到了凉飕飕。

打开门，邻居家的炊烟肆意地在房顶上漫卷开来，我一下慌了神儿。上学迟到怎么办？父母回家吃饭我还未做好怎么办？以前挨过这样的打，那被打的感受可不好受，母亲狠狠地抽，父亲咬着竹烟竿时不时地也批评一两句，在一旁的哥姐也是带着怒气看着我，仿佛罪不能赦。

我可不是那种挨了打不长记性的主儿，跑进灶屋忙活开来。煮饭须用大鼎罐，七个人才够吃。罐子又高又沉，我把大鼎罐从罐架上拖下来，为避免罐底磕在地上，就用胸去抵罐架，把大鼎罐挪到灶台上，身高不够臂不够长又得用胸去抵，有时还差一点劲儿，还得用上大腿，手臂上腿上肚皮上沾有锅灰，自然是难免的。我把大鼎罐搬上灶，搓搓自己黑而油腻的手，看着那高大得似乎有些不可侵犯的大鼎罐被自己请上灶台，嘻嘻地露开了牙。

接下来烧火，洗罐，掺水，淘米，倒米倒苕进罐。木柴火倒不必怎么照料，趁着这当儿就去屋后的地里找菜。有时父母回家吃饭，他们眼睛一亮，嘿，居然我还做出了他们想不到的一道菜！比如鲜辣椒碎末炒空心菜，黄瓜里掺上一两把豇豆，总能出那么一点鲜。或者切上一碗老咸菜，剥上一撮青辣椒，放在油里炸一会儿，那下饭肯定是香的。

后来呢，哥结婚，添人进口，不久异爨而炊，姐出嫁，捧了自家的碗，我读书在外，很少做过饭了。不过，做饭的功底在，虽色香味不及厨师，但那自信心，那麻利劲儿，可仍是满满的。

成家后，老婆爱吃我做的豆腐。为安慰老婆长年在厨房里被油烟与热气熏烤的那张黄脸，给她弄了几回油煎家常豆腐：一块豆腐托在手，片片豆腐飘油中，两根蒜苗切成节，三四翻转就出锅。黑锅底黄白豆腐绿蒜苗红辣椒，周旁还有丝丝油星冒，不觉喜上眉梢，拿上手机，嚓嚓地拍下两张，微信发出，图文并茂：

一年一进厨，轻易不出手。出手就不俗，弄成美豆腐。香气盈陋室，美味驻我心。但做市井人，幸福长年有。

看着一群点赞的，我也是醉了！

春雨中的父亲

·张浩宗·

捱过慢慢长冬，春天就姗姗而来了。

渴盼已久的春雨洋洋洒洒地到处飘飞，长满山涯的地耳竖起耳朵仔细聆听，雨，细细密密，如丝如缕，仿佛谁家的大嫂心急地走过田埂，然后弯腰将身旁晃眼的嫩草割了几把，又反手丢进背篓里，便急急火火地背进了牛圈……回到家中，大嫂赶紧燃起柴火，瞬间，房顶飘起袅袅炊烟，院子里的鸡娃咕咕唧唧地一阵叫唤，晶莹的春雨就从这些鸡娃身上的绒毛间滑落下来，一眨眼，便钻进松软的泥土里了。

春雨沙沙响，润物细无声。昨日还泛着黛青色的远山，一夜春雨，竟然如上坎西屋的二爹，满头白发，像极了严冬里堆积的厚厚的雪，细瞧，那哪是雪呢？千树梨花，竞相绽放，那景致，煞是壮观，让人倍加珍爱和回味无穷。

几只燕子掠过雨雾，低低地飞离屋檐，慌慌地到远处觅食去了。

沟边溪谷，桥头岩缝，只要掰动一小块石头或揭开一小片枯叶，就会瞧见细嫩的打着卷儿的小草，惊奇地睁开了惺忪的睡眼，四处张望，打量着周围暖融融的世界，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陌生。这时候，我好像听到了久违的春天的心跳，急切而慌乱，又如同害羞赴约的少女，在如藤的小径上，响起一阵胆怯的脚步声。

榜上的那脉溪流，前几日还那么细瘦，几经春雨呼唤，恍恍惚惚间，就如一轮明月般饱满起来，静静地流淌在被春雨洗涤得干干净净的山坳间。

更远的地方，我看见上湾刘表叔肩扛已有些年头的老把老式犁头，撵着自家的黄牛，正大摇大摆地走向对面的坡地，留下一道不很规整的松软脚印，吧嗒在嘴里的旱烟味儿弥漫在春雨里，顺着些微的风飘过来，怪呛人的，一晃眼，在村庄的远景里，我便看见了刘表叔耕耘在春雨中的影子，我还看见了牛的影子，大山的影子，花朵的影子，小桥的影子，凉桥的影子……

土地是博大的，也是多情的，她慷慨无私地孕育着万物生长，又让生长的万物沉睡在自己的怀抱里，春风一唤，冬眠的生灵便苏醒过来，以无限的生机蓬勃在沟沟壑壑、山山水水之间。

农人们是不会轻易错过这个美好的季节的，仿佛春天就始于春雨君临的那天，村庄里的节奏骤然加快，山当门的二舅爷，农神溪的李表叔，乱石窖的苏姨娘，还有村子上的平哥，大湾梁的萧姐，漆树湾的马兄弟……他们纷纷走出家门，走向田园和土地，翻土，清沟，碎泥，下种，淋粪，铺膜……村庄里到处都是派忙碌碌的景象。

埋藏了一冬的愿望冻结在人们的心窝里，在这一刻，全都喷薄而出，倾洒在春雨滋润的大地上，我猜想，守护在父亲心中那些绿油油的幼苗一定撑开了他沉甸甸的心事，正沐浴在春雨中含苞欲放。

父亲是一个耿直、憨厚、心细的人，他总是少言寡语、不善言谈，他所有的喜悦和欢欣、郁闷和沮丧都是隐藏在心间的，就像春雨一样含蓄而内敛。村庄无言，父亲无言，我知道，父亲是想让自己种下的春天能够越过漫长的等待，渴盼着田间地头的绿意更加葱茏和浓郁，然后，像赴一个遥远的约会，当秋风送来遍地金黄，父亲才会将笑容和汗珠遗落在又一个春华秋实的仓廩里。

春雨窸窣，偌大的村庄里栖息着父亲鲜活的呼吸和体温。透过一拨一拨的春雨，我仿佛听到了父亲的鼻息和足音。

而我，只能站在春雨迷蒙的另一个远方，遥望村庄里的父亲宽厚熟悉的背影，我愿每一场春雨都为父亲而下，这样，父亲内心珍藏着的那些空寂、落寞的祈祷和期盼，就能备受春雨的看护和关照，抚慰父亲一年又一年的艰辛与忙碌。

春风化雨，春满人间。

记住乡愁（三章）

·符纯荣·

缓慢

南风一寸寸醒来的时候，那些蜷缩于草根的梦，还在泛泛而谈的途中。

窗格上，霜打的日头俯首低行，还差一点，才能解开山中迷雾缝合紧密的纽扣。

关于缄默的瓦楞，动静是这样安排的：一群粉尘欠了欠身子，挣不脱那层貌似浅薄的、光阴的绿苔。

无意人间烟火，涧水兀自低流。那错落间摔裂的鸣音，幅度小于年末岁首凸出的某种焦躁。

一条路的延伸、弯曲，像拉得绵长的情绪，消亡于不知所踪的状态里。

忍冬

对于草本的绿，忍冬是最高境界。

捱过三伏之煎熬，三九之割裂，捱过懵懂、冲突、沉积、安坦，捱过生命中的循环往复直至索然无味，捱过高开低走、平复起落，捱过意识流或明或暗或闪耀或蒙蔽的星星点点……

——世界之大，止于繁盛和喧腾的表面。

而更大、更辽远的部分，在一个忍冬里蛰伏，难以撼动。

熹微

晨光初露。枝头滑落的那一滴，是谁近于倦怠的守望？

走在匆忙的路上，谁将晨光护在怀里，谁就有资格将寻找存放于此，并最终完成本息支取的过程。

从这一刻伸展的路，又朝着这一刻折转。

多么像意义饱满的省略号：

去向不明。一串或隐或现的脚印，一转身，即可找出晨光萌发的原点。